



剥皮新娘

不 做 亏 心 事 也 怕 鬼 敲 门

童亮
著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剥皮新娘



童亮
著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剥皮新娘 / 童亮著. —北京: 新星出版社, 2012.5

ISBN 978-7-5133-0623-2

I ①剥… II. ①童…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043363 号

剥皮新娘

童亮 著

责任编辑: 许彬

责任印制: 韦舰

封面设计: 红果书装

出版发行: 新星出版社

出版人: 谢刚

社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

网址: www.newstarpress.com

电话: 010-88310888

传真: 010-65270449

法律顾问: 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

读者服务: 010-88310800 service@newstarpress.com

邮购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

印刷: 三河市文昌印刷装订厂

开本: 660mm×960mm 1/16

印张: 16.25

字数: 160千字

版次: 2012年5月第一版 2012年5月第一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133-0623-2

定价: 28.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目 录

第一章 妖精媳妇 001

那位老人的眼光闪烁，如同半夜飘浮在荒野的鬼火，然后他神秘兮兮地凑到爷爷的耳边说道：“那个女的……不是人……”

第二章 结婚大忌 041

他自顾自地边唱边想象戏文中十五岁的黄大仙黄初平在金华山遇到神仙的情景，并且恍恍惚惚觉得自己就是黄初平，一个白发长髯的神仙正在教他飞升之道。

第三章 半边人脸 079

今天他们的大喜日子，作为干哥的他本应该到堂祝贺，但是，那个新娘的脸，那具新娘的身体，他都再熟悉不过了……

第四章 人皮蝴蝶 123

在这么多人的逼视下，谁也不会有底气。可是越是这样，人们的怀疑心越重。审视的人和被审视的人都很容易陷入这样的泥沼，并且越陷越深。

第五章 天仙厄运 175

女人感觉男人的手蒙着一层滑溜的黏液，像泥鳅一样从她手里溜走，她甚至听见了“哧溜”的一声。在那个男人逃离的时候，她还感觉腰部有男人的手的余温存在。

第六章 危险宝地 235

此时的他如一个死人葬礼上即将烧掉的劣质纸人，手所摸到之处，皮肤如纸一般起了褶皱，然后裂开了一个又一个口子。

第一章 妖精媳妇

那位老人的眼光闪烁，如同半夜飘浮在荒野的鬼火，然后他神秘兮兮地凑到爷爷的耳边说道：“那个女的……不是人……”

1.

我还记得那天早晨，我躺在床上，听着外面的鸟叫和雷鸣的情景。

爷爷推门进来，嘟囔了一声：“鸟叫的话应该是晴天，打雷的话就可能下雨。这天气到底是怎么了？”

我睡的房间的窗外有一棵枣树，年代久远的枣树。枣树背阴的一面枝叶枯萎，如一只榨干了水分的鸡爪；朝阳的一面却欣欣向荣，茂盛得如同少女的头发。爷爷家是没有闹钟的，到了起床的时刻，枣树朝阳的一面就栖息了十来只唧唧喳喳的鸟雀，用动听的声音将你的睡意驱散。而枯萎的一面从来没有鸟雀栖息，似乎那面的枝干有毒，鸟雀一沾上就会像枝叶一样枯萎似的。

爷爷是一个典型的农民，他不懂得怎样给稻田施化肥撒尿素，但是他熟知气候知识。他能背很多的古代流传下来的口诀。所有的风雨雷电，所有的阴晴圆缺，都归纳在他那些别人听不懂的口诀里。所以他种的稻田总是比别人的好。

但是这天早上的鸟叫和雷鸣使他预测不了当天的天气，也就不知道该不该到水田里去施农家肥。爷爷预备送我走之后，顺便去水田里放水的。

爷爷说过，施化肥的话，到了收割的时候土地都是干裂的，

如同老人的皮肤；施农家肥的话，土地是柔软的，稍带黏性，收割的时候仿佛踩在棉花糖上，人在田里劳动的时候也惬意许多。

爷爷看了看还赖在床上的我，笑了笑，说道：“亮仔，今天就不要回去了吧。万一路上下起了雨，路会非常难走的。再说了，你在爷爷家住的机会不多，就多住几天吧。”

话刚说完，外面又是一阵轰隆隆的雷声，仿佛一个磨盘从天的东头碾到了西头，一下子就湮没了鸟雀们的唧唧喳喳。

爷爷拉开了窗帘，探出头朝外面看了看天色。他一脸的愁容。

我刚要问爷爷怎么了，恰巧这时外面一个人喊起了爷爷的名字。

“岳云哥，岳云哥！你要帮我评评理呀！我活不下去啦！”那个人还没有进门就在大声呼喊，似乎有意要引起周围邻居的注意。

爷爷连忙走出房间，到堂屋里去迎接那个大喊大叫的人。我也连忙穿好衣裤，走出门来。

我抬头看了看天色，蓝也蓝不透，阴也不甚阴，真猜不透老天爷在犹豫什么。

来者是一个跟爷爷年纪差不多的老人，看面容他要比爷爷年龄小些，但是他的头发甚至眉毛都白了。爷爷已经年过花甲，但是青发依旧。只不过爷爷喜欢剃光头，青发只有短短一茬。

那个老人见到爷爷，老泪纵横，几乎在爷爷面前跪下来。爷爷慌忙一把抱住他，温和地说道：“晋龙啊，你怎么了？你看看你，都这么大年纪了，这样多丢脸啊！快起来，快起来，你也是六十多岁的人了，对我下跪是要折我的寿呢！”

我连忙跟爷爷一起将这个悲伤的老人扶进屋里。同时，我心生疑问，是什么事情让这样一个老人痛哭流涕呢？

2.

老人进门坐下，却还用松树皮一样的手不停地擦着眼角。

爷爷叫奶奶泡了一杯热茶递给他，然后问他到底出了什么事。

他喝了一口茶，连声说烫。他把茶杯放在一旁，对着烫到了的手指吹了吹气，突然发现站在门槛旁边的我，指着我问道：“他是谁？”

“这是我外孙。刚刚大学毕业，回来看看我。过些天就要去工作了。”提到我，爷爷总是一副很荣耀的样子。

在这里我要说明一下，爷爷实际上是我的外公。因为地方语言的习惯，我们这里的人都把“外公”叫做“爷爷”，把“外婆”叫做“奶奶”。

他“哦”了一声，然后狠狠地说：“马中楚真不是个东西！”我不知道他口里说的马中楚是谁。

我小时候在爷爷家待过很长的时间，也算是在爷爷家里长大的，所以对这个村子里的每一个人都还有一些印象，但是我从来没有听说过马中楚这个名字。当然了，我除了听爷爷叫了这位老人一声“晋龙”从而知道他的名字之外，其他也是一概不知。

“他不是个老实人吗？比水牛都老实的一个人！”爷爷斜睨着眼睛看他，对他说的话持怀疑态度。

“老实？老实能娶一个这么漂亮，漂亮得像个妖精似的女人回来？”他的手指在空中画出一条曲线，意思是那个女人的身材

实在是好得过分。

“怎么了？他这次带了女朋友回来？”爷爷问道，“我看他平时憨厚得像块黄泥巴，人也长得不怎么样，还说能娶个哑巴媳妇都是福气呢。怎么了？他居然还带了个漂亮女人回来？”

“可不是！”那位老人端起茶小心翼翼地喝了一口。

“他带了漂亮女人回来，也不至于得罪您老人家啊。您跟他什么关系？那跟父子关系没有差别嘛！”接着，爷爷试探性地问道，“难道那个女人嫌弃您老人家了？哎，外地来的媳妇嘛，总会有点儿不和的，磨合久了就好了嘛。”

“如果是那个妖精嫌弃我，我倒也不至于丢了老脸来请您出面说理了。”那位老人又擦了擦眼角。

“那是怎么了？”爷爷问道。

“马中楚太不是东西了！我好心劝他说这个女人娶不得。他，他为了那个女人居然刮了我一耳光！这还有没有天理了哇！岳云哥，你非得给我评评理！你说这还了得啊？我一直把他当我的亲生儿子看。他不就带了个漂亮姑娘回来吗？他长了脸就不管我这张老脸能不能挂住啦？”老人越讲越气，最后从椅子上站了起来，手舞足蹈，两眼喷火。

哦，这是一桩再简单不过的家务事。一向温顺的“儿子”带了个妖精女人回来，妖精女人跟老头子不和，“儿子”一怒之下掴了“父亲”一个巴掌。我当时确实是这样认为的，还以为爷爷出面说一说就没事了。可是事情后来发展到了谁也没有想到的地步，我敢肯定，最后的结果连这个义愤填膺的老人自己都始料未及。

3.

“那个女人娶不得啊!”老人大声呼号道。

“怎么就娶不得呢?”爷爷倒是显得很冷静,“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天经地义的事。既然你把他当做亲生儿子,就应该盼着他娶媳妇,盼着抱孙子啊。”爷爷边说边提起茶壶将老人的杯子添满。

那位老人的眼光闪烁,如同半夜飘浮在荒野的鬼火,然后他神秘兮兮地凑到爷爷的耳边说道:“那个女的……不是人……”

爷爷眉头一皱:“不是人?你的意思是……”

那位老人似乎不愿意让我听到,或者是怕吓到我,对爷爷招招手,要爷爷把耳朵凑得更近些,然后一脸诡异地在爷爷耳边低语。爷爷不住地点头,眉毛拧得如同门上了锁一般紧。

那位老人窃窃地说完,爷爷“咝咝”地吸了口气,问道:“确实是这样吗?”

那位老人抿紧了嘴巴哼出一声:“嗯!”

当时我倒无意去偷听老人的话,却只关心今天到底会不会下雨。可是老天爷也如那位神秘兮兮的老人一般,不愿意告诉我任何确切的消息。枣树上的鸟雀还在追逐鸣叫,天顶上的雷声还是从东边滚到西边,又从西边滚到东边。

直到第三天,我才知道这场雨是有预谋的,一个蓄谋已久的计划,只不过在开头的时候谁也猜不到结局而已。

雨是从中午开始下的。一条闪电撕裂了天幕,过了许久才传来一声短促的炸雷,刺拉拉。豆大的雨滴就从天而降,将屋顶的

瓦片砸得叮叮当当响。

爷爷和那位老人一直交谈到了中午。那位老人的脸色越来越凝重，越来越皱，最后皱成一颗砸不碎的核桃。

“爷爷，下雨了！”我对着爷爷叫了一声。雨滴带来高处的寒意，使我不禁拢了拢衣服，缩了缩肩膀。

爷爷的注意力这才从谈话中抽离，转而注意到外面的倾盆大雨。

不过这种转移时间很短。爷爷侧头瞟了一眼外面，又立刻回过头去问那位老人：“你是说，她有一条尾巴？人怎么会长尾巴呢？”

“我也这么想呢，一个这么漂亮、这么聪明的女人，怎么会喜欢上马中楚这样又笨又丑的老实男人呢？她刚来的时候我就发现……”那位老人瞥了一眼门口的我，立即又将声音压低到原来的程度。

“长尾巴的女人？”我心里咯噔了一下。我试着再听一些信息，可是那位老人对我很防范，甚至把巴掌立在了爷爷的耳朵旁边，怕嘴里的话一不小心就会跑到我这边来。

枣树上的鸟雀也对这场大雨始料不及，纷纷惊魂落魄地逃离那棵挡不了雨的树，转投到屋檐下面。可是这也改不了它们多嘴的习惯，仍旧唧唧喳喳的。

“她有一条尾巴？人怎么会长尾巴呢？”我的脑海里反复回荡着这一句话。好奇心促使我回头看了看那位老人。他的嘴巴仍在爷爷耳边不停地张合，可是我能听见的只有雨声。

4.

这时，奶奶手里抱着一个枯黄的大南瓜，脖子上夹着雨伞，从雨帘中走了过来。

“亮仔，快过来帮奶奶抬一下南瓜。这场雨太大了，把我菜园里的南瓜花都打坏了。”奶奶边走边抱怨。豆大的雨滴砸在奶奶的黑色油纸伞上，发出牛皮鼓一样砰砰的声音。

我马上钻进雨里，躲到油纸伞下，帮助奶奶抬起南瓜，顺便问道：“奶奶，那个找爷爷的人到底是哪里来的呀？我以前怎么没有见过？”

奶奶告诉我，那个人叫马晋龙。虽然爷爷村里的人都共一个姓——马，但是马晋龙却是离这里有一段距离的湾桥村的人。湾桥村的人是很多年前从这里搬过去的一部分人繁衍开来的，所以属于同宗共祖。

我顿时明白了。爷爷是马家人里比较有威望的长辈。很多家庭小到夫妻拌嘴，大到离婚打架，最后都要请爷爷来作公断。这个名叫马晋龙的老人来找爷爷，无非也是因为家庭纷扰或者与人争执，要爷爷去湾桥村给他讨个公道，争个面子罢了。

奶奶说，当初马家的祖先要搬到湾桥村去，是因为看好了风水的。但是部分人搬过去之后，不但没有见到他们和睦安宁，反而闹得家家不和，户户敌对，甚至稻田也种不好，年年歉收；家禽也养不好，瘟病不绝。

“哦？”我对奶奶说的话产生了兴趣。“他们湾桥村的风水为什么好啊？风水好为什么还会出现不好的情况呢？”

奶奶跨过屋檐下的排水沟，跟我一起将南瓜放在门前的石墩

上，然后喘气道：“风水怎么个好法我也不清楚，等你爷爷跟他聊完了，你自己去问爷爷吧。”奶奶将撑开的油纸伞放在台阶上，又拍了拍身上的水滴，吩咐我道：“把厨房的菜刀拿来，我切一点南瓜今天中午做菜，剩余的塞到床底下存起来。”

我从屋里穿堂而过，经过那位老人身边时故意走慢一些，想听听他们说的“长尾巴的女人”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可是那位老人对我似乎有一种本能的防范意识。他见我走过来，便立即噤住了嘴，端起已经凉了的茶水喝得哗啦啦响。

我没有办法，只好乖乖地走到厨房去拿菜刀。等我刚到厨房，那位老人又开始跟爷爷讲话了。他越故意不让我听到他说的话，我的好奇心就越强烈。

我从厨房出来，经过他身边走向门口时，他又一次端起了茶杯。

他的眼睛像长在了我身上似的，我每走一步他的眼珠子就移动一点，一直到我出了门他才收回那双冒着鬼火一样的眼睛，茶杯又重新放回。

有必要这样吗？我心里不爽地想道。

奶奶看出了我的心思，呵呵一笑，说道：“人家在谈家事呢。”

“那也不用这样防着我嘛。”我撅起嘴道。

奶奶一边切南瓜一边说：“家丑不可外扬嘛。他呀，就是一个死要面子的人。如果不是这样死要面子，老了也不会落到这个下场。”

5.

我越听越迷糊了，我不知道死要面子跟坏下场有什么直接的联系。过分地顾面子当然令人生厌，但是也不至于出什么事落得什么下场吧？

我这样问奶奶，奶奶却挥挥手，笑道：“哎，我这里忙不开，你还老给我打岔。再说了，你就在这里待几天，他也就跟你爷爷发发牢骚而已，没必要查户口一样问人家吧。来来，帮我把剩下的南瓜放到床底下去。他肯定就在我们这里吃午饭了，我要去淘米炒菜了。”

然后，奶奶抬头看了看从屋檐上倾泻如注的雨，又嘟囔了一句：“这么大的雨，好久没有见过了……”

我抱起切了一个口子的南瓜，转身正准备进屋，却一下撞到了什么东西。我吓得惊叫了一声。定眼一看，原来是那位老人。

那位老人像幽灵似的，刚才还坐在屋里跟爷爷聊天，突然一下就来到了我的面前。吓得我心惊肉跳，几乎将手里的南瓜扔地下。

奶奶一把拉住那位老人，说：“晋龙啊，现在下着大雨呢，不如就到我家吃饭吧。吃了饭等雨小了再走啊。”

那位老人又用异样的眼神看了看我，然后神情闪烁道：“呃……不了，我家里还有事，还要麻烦您的老伴去我那一趟呢。等有时间了请您到我家去吃饭吧。”说完，他再一次用那双诡异的眼睛瞄向我，像鸡毛掸子掠过一样轻柔而快速。我不知道他是怕我听到了什么，抑或是我脸上有什么不干净的东西。

我不禁用手摸了摸脸，然后看看手指，并没有黑色的灰尘或

者鲜红的血液。

奶奶挽留道：“都是同宗的人，何必这么客气呢！吃了饭再走也不迟啊。”

那位老人却似乎没有听到奶奶的话，一头就扎进了雨里。

奶奶愣了一愣，半天没有缓过神来。等那位老人已经走出三丈远了，奶奶才想起他没有带伞，急忙拿起晾在一旁的油纸伞追出去……

此时，天空一阵轰隆隆的雷声响过。我的耳膜被震得发麻。屋檐下的鸟雀失去了刚才的活跃，此时都静立在梁木上，抖擻着湿漉漉的羽毛。我想浑身湿透的鸟雀此时最担心的可能是鸟巢和鸟巢里面小鸟雀的安危。那位老人既不用担心自己的房子被风吹走，也不用担心自己的孩子被雨淋湿，何必这么急匆匆地要回去呢？难道家里有什么急事？

不一会儿，奶奶从雨中走回来了，那个黑色的油纸伞还在她手里。嘤嘤的雨点敲击油纸伞的声音也由远及近。

“怎么了？”我看着颤巍巍走过来的奶奶问道。

奶奶摇了摇头：“这个倔老头，等我赶出去，他的人影早就不见了，比鬼影消失得还快。这么大的雨，他不怕跌倒我还怕摔散了这一身老骨头呢。”

我扶着奶奶走进屋，只见爷爷还在那里闷头抽烟。

“你的肺不好，别抽那么多烟！”奶奶走过去拿下了爷爷手里的烟。

爷爷抬起头来，苍白如纸的脸色将我和奶奶都吓了一跳。

6.

“老头子，你怎么了？”奶奶的手一阵抖动，烟头的烟灰随之落下，露出暗红。

爷爷摇摇头：“没什么。你去做你的饭吧。快点儿做，做好了我去湾桥村看看。”很明显，爷爷不想告诉我们。我的好奇心更加强烈了。什么事情值得爷爷和刚才那位老人这样神秘兮兮的？还有，那个“长尾巴的女人”到底是什么意思？我预感到，事情不是公公与儿媳闹矛盾这么简单，应该还有别的更严重的问题。

“去湾桥村？人家的家事你就别掺和了。古人说得好，清官难断家务事。你别以为人家敬重你，你就这也管那也管。人家和好了也不记你的德，人家闹僵了还记你的怨。你何必呢？”虽然村里的人一有事就来找爷爷帮忙，但是奶奶从来都不愿意爷爷插手别人家里的事情，一见人家来找爷爷心里就来气，只是别人在这里的时候还是要顾人家的面子。我也觉得爷爷经常费了力还不讨好。

于是，我顺着奶奶的话来劝爷爷。

未料爷爷反常地不耐烦道：“你不知道，这次的事情没那么简单……”

爷爷不待我们继续劝他，就兀自回到里屋去了。爷爷一向脾气很好，平时很少跟奶奶和我发脾气，虽然我们的劝告不一定听，但是他总是会笑眯眯地点头。可是，这次他居然懒得听我们的话，脾气也显得暴躁多了。

奶奶气鼓鼓地走到厨房里切菜去了，砧板被斩得咚咚作响。

爷爷对奶奶的砧板声充耳不闻。他在老旧的檀木衣柜里翻了许多，终于翻出一本老黄历来。因为下雨的时候家里非常暗，爷爷只好就着窗户的微光，几乎把眼睛贴在了书上，细细地查看。

“建、除、满、平、定、执、破、危、成、收、开、闭……”爷爷嘀咕道。

我知道，他是在看老黄历的十二建星。人们所说的“黄道吉日”就来自十二建星。十二建星跟每天的日子有一定的搭配规律，十二建星按所列次序轮流值日，其中“建、满、平、收、闭、破”是黑道日，“除、危、定、执、成、开”为黄道日。还有相应的口诀：“建为青龙用为头，除为明堂黄到游。满为天刑平朱雀，定为金匮吉神求。执为天德值黄道，破为白虎危玉堂。成为天牢坚固守，收为玄武盗贼愁。开临司命为黄道，勾陈为闭主亡流。黄道出行为大吉，行军斗阵黑道忧。”

讲究黄道吉日的人就是根据那些东西判断日子的吉与凶，宜与忌。

我心里纳闷，今天雨下得这么大，不能出行也不能做农活儿，爷爷拿老黄历看什么？

我伸长了脖子去看在窗户边上念叨的爷爷，爷爷看着窗外的雨。

沉吟了片刻，爷爷突然一声惊叫：“大凶！不好了！”

爷爷的突然大叫吓得我脖子一缩，额头撞在了门沿上，顿时眼冒金星。